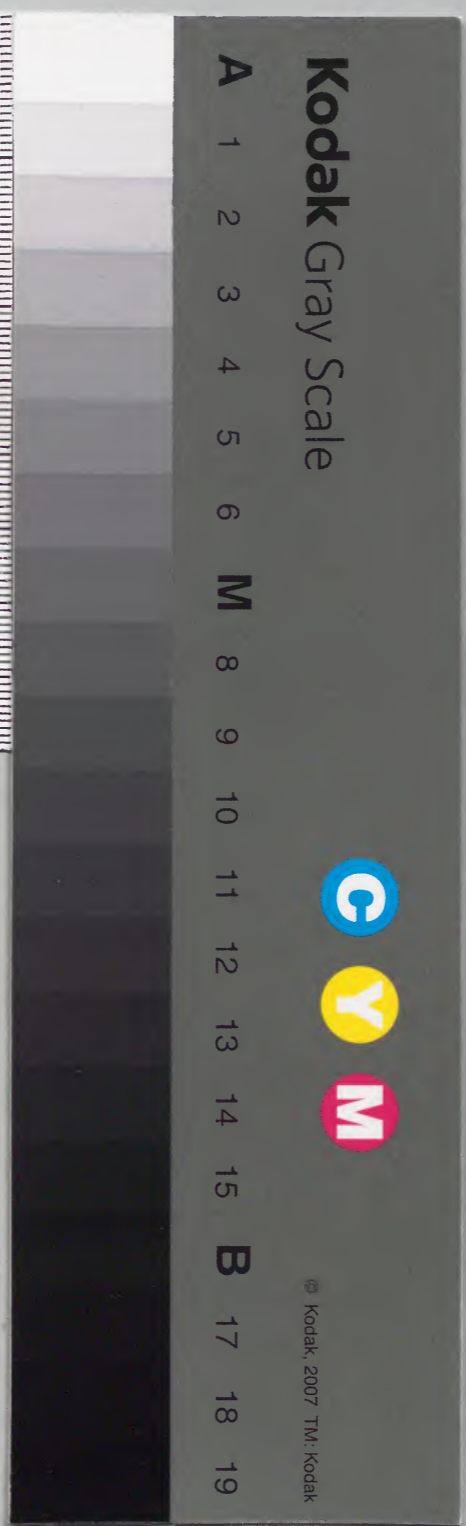


北史

卷三十八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16)	
函號	別	10 1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

淺草文庫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瑛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闕驅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

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
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
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
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
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
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
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
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
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
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
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
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
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
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
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
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
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
遷東兖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
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

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
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
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
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
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
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
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
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
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賙甚
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
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
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
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穆遷典
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
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
養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
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
臣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
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

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
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今高肇
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
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
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叢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
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
彼舊有之疆兵後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昶敗
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翼二州刺史張稷首以
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
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巴蜀肇又陳頤後後圖又

不納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
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及復至於再三
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
時人服之及元義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
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諡文真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
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
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
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
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

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群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頌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

閭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大夫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卽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

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
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
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
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
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
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
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
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
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

隋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
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
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
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
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
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
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
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

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
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
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
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
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
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
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
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
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一萬人專
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
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
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
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
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
軍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
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
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

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未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遣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問爲書問孺孺時孺孺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孺孺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爲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帝曰孺

孺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孺孺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間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間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

曰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
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
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
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閻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
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
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閻表諫言遷有十損必
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
降車駕親幸懸嘑閻表諫洛陽草創武旣不遣實任必
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

石濟閻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
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
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閻曰古攻戰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
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剏願陛下當從
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
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
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
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
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

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間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志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徒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閻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群公之祖二疎也閻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於家謚文真閻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閻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
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
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
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
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
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
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
泓遂歿於氏氏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
馬卒于仇池令溫子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皇
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糶嘗送
子應箕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
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
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
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兖州司馬轉團城鎮
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
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
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
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箕乃絕鹽粟斷諸饋味

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
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
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
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旣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
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
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
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
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
常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

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也
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
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未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
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文六金像宋文
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楊啓申其美遂
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
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
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倭暗排踈賓直途旣已塞曲
路非所遵望衡惋祝鮀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
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
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
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
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
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
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
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頊
齡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頊齡見車
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
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爲美談吾之於子
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
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
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
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
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提壺執俎至郭外
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
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

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
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
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
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羹見其二
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
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
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
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
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
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叔恤至厚
論者以爲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
赫連屈丐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
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
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
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
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
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
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

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藏
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
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
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
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雋才見
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
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
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
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荅極推
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
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
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
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
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
中書侍郎末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
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
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
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
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

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

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叔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卽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

襄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涼父玖並有名於西土玖位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枚捷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

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書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日朝聞道夕死可

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
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
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
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
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
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
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
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平涼州西四百里葦谷

晉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
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
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
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
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遠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阜隸
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
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
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
牧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

內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

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
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
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
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
西奔梁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
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
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
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
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捷託之
牧捷以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
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捷至京師卒
謚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
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
家如宮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
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
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
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
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
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
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登莊卽位除左兵中軍爲尚

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贖
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頗有表云
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
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
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
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
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
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
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
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
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琬已
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
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
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
言或賜怒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
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
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
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
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

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曰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但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

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控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周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

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謔言肆其姦詐空識名
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
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
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
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
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
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
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
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
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
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
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
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
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
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
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
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

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
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
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
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
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
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
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
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
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游道不肯曰此
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

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次
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
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
平中以子士素之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諡曰真惠游
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
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真在
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真預建義勲意將舍忍游
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真元康交游恐其別
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真又兗州
人爲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効吉寧等

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而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厥結交託厥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厥伏法

於洛陽粹以徐州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

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帥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瑀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

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
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犧氏作
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
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
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
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顛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
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
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卽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
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
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
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
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
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
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
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
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

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

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竒惑之字文得正隸不芟篆意也

悅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醜神垂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堯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

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
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
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
錄叙列於儒林宮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
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
竊慕古人之執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
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九
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
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
有區別詰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
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與省百氏
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
學士五人掌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
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
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龔兼教
八書吏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
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
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龔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
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

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
待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竒斯所以絕
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清
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
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
雅自業談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
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駟劉
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
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
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
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劼

鄭義

孫述祖
譯叔孫儼

從曾孫道邕
儼族孫偉

道邕子譯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
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
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
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憇憇疑為王氏

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旣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
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
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
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
變遣其弟道規爲荆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
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
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
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
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
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
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昏姻及見
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齷鼻江東謂之齷王慧龍
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
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
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
乂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二州大中正慧龍抗表
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
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
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成進圍項城晦

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
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
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
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
修太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
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
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執頑鈍馬楚麤狂亡
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
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聞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
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
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
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
介意也宋文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
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
之使人探其懷有刃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
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
伯無以劊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
方以仁義爲干函又何憂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
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
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

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
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
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
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壘場
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
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
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
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
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
史諡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

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遵妻崔浩女
也初寶興母及遵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
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
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遵後妻寶興從母
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遵妻時官賜度
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
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封長
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
和九年為典寺令六十年降侯為伯帝納其長女為嬪

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
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
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
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
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
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卽塞常於
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
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
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卽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
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
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晒而掣去之崇
小子青腕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乂使奴遺瓊
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
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
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
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
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
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
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
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並應詔

作釋奠待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
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
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
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
丘園嘗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
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
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
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介朱榮入洛
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
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
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王
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
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
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
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
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
無改辭吐諸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
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
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
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

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
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諡曰平弟二子劭最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
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
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
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
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
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
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
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
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
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
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朝今溫酒及炙肉用石
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
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
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
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
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
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

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已瑞改元年
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
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
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
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
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旣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
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愨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
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
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
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齊楊

鐵券王典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
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
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
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
陽汁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
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
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
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摠
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

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
東第八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
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
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
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
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
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
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
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
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
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
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
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
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
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
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
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
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
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

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
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
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海內均
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
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
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
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
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
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
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
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人
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
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
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
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
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
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
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事于西山隨者
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
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

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
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
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
易緯所言皆是大隨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
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
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
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
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
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
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
以綱維持正天下也 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
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
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
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
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
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
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
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真人
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
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

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摠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騶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亦應隨叶

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曰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行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

日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常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

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星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

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織緯依約符命摺撫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

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有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響者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

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寔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湯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曰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逾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

遷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畧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貴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義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諮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義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

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日義齎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恭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

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昏姻
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宜王立廟於長
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
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爲西兗州刺史假
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恠人有禮餉者
不與杯酒鬻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
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董騰別駕賈
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
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祕
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先
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宿有文業而政闕
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
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長子懿字景
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
事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
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
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大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
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
州刺史諡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
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

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
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
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
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
率土來賓一正歷邢蠻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
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
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
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
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豫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
若今日遂命邢蠻德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頗丁艱私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
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督道昭
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創業以道藝
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
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垓懷擊壤之
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
停鑿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
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旨置四
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
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

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
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
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刪
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
訖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
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
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
所感悟者也館宇旣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
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
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旣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
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
史復入爲祕書監卒諡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
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子嚴祖
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
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耻言之而
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
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
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
擢爲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曹俱好酒

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遂謀
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襄
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
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
子翻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
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
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鞮破幣而往遠近
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
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
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

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
騰位蔣州司馬天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
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
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
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
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
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
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荅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
且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

稱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大常卿丞相右長史
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
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
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
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
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
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
載風教猶相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

撰琴竈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
植盛餽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
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
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
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
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
懷亮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
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
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
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

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
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
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爲軒轅
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
時有識咸以歎息矣義長兄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
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小
白位中書博士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
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雋未官而
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雋弟幼儒好學修謹丞

相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
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
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
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幼
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
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城廣陵王羽納其
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南
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
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
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爲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

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象
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
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
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
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
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
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没百姓冤苦聲聞四方
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
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

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
舍人陽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中
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
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
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
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
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稱
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
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姊妹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
相通為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
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
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
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
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
侯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爲雍
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
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
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
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譽稱藩乃假

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譽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司三
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
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
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
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帝踐祚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伯中大夫
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
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諡曰貞子詡嗣
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

詔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敏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德太子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中下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旣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

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任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摠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摠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人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爲大冢宰摠百揆以譯兼領天宮都

府司會摠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士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隋文陰踈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璿成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盡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流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人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爲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東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顯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

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
更修七始之議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
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
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
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諡曰達子元
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
莘公以元壽襲元壽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業
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壽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
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
之後太后廢蕭寶寅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
入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
書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沐浴太后常遣闈童隨侍
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
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
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
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
天下咸言儼計命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
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
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
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

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撻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材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鬻殺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逾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旣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

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護
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
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
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
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榮
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
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
嶺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保六年爲華州刺

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
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
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諡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
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
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雛有識尚
操行清整往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
爲良娣雛時爲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
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
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問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

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
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縉紳洽
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官既撰齊書
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
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
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
家聲惜矣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
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
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聞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豈
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選明
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
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於夙心
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
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翻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從祖弟湖
通子道衡
善弟慎

端子胄

湖子聰

聰弟子善

端從子濬
聰子孝通

薛寘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諡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諡曰忠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北史卷三十六

列傳

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憤
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
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
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
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
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
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
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
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
士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
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
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
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
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
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曰宣辯幼而雋
爽俶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
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
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卽署相國掾尋除平
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
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

關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
蕃志在闕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旣還
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
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
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
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
密報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
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兜剋
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
神麿二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

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
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
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
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
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
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
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諡曰元公
長子初名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
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
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

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
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
儻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
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
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
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
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
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
祿大夫諡曰康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
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
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一
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
路侵暴鄉閭亂至郡卽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
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諡曰敬子裔字豫孫
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
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
河南尹元世雋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
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麟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
齊使至詔麟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諡曰
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馬翊麟駒徙居之遂家於

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
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會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
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
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雋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
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
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
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
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
勸精爲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

周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
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
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
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
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
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
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
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
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
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

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
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竇泰復弘農戰
沙苑並有功進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
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
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
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
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
相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
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
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梁主蕭察曾獻馬瑙鍾周文帝
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補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
不得項至端乃執擣補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
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卽以賜之魏帝
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
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僞然後俯順
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
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
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
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

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
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
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
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
誠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
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誦注者不
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
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
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紫
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囚圍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
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
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
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
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
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
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摠伏皆此
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
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
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胄

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
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
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
潁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潁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潁
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
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
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
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軌說
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
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

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門
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和
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
事時京兆韋夔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
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夔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
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
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
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于夔之廬
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
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

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
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
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
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
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
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
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
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雖朝野爲之傷痛州里唱
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濬過甚爲之改容

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父之濬
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
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
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
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
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耜
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
願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
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創

鉅鼻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
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
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
恐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
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
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潛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潛初
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
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
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
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

於四十二一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
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鬪隣里爭
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
爲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
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爲本郡
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
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
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懷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

於前言徃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
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
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
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
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
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
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
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
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
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
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
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推相
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
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
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
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
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
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
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卽

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諡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

滅旗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介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旣幽崩元暉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竝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

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閱覽啓傷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閱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翽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翽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豎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翽曰朝賢旣濟濟野苗又茫茫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峻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武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閱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

先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
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齋詔書
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
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
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卽位後神武方
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
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
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
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呂延慶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
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大
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
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關
下婁昭處鈎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
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
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
中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曉
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
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
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
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

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卽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

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卽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

以蜎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
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
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
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
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
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
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
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
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
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朕
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
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代陳
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頴
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
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
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
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
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
實峻宇彫牆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
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

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
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
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
其在不疑潁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
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
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
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
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史
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
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
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日道衡作文書
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
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
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
非爾功也道衡又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
好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
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又知機密因
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
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

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至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億頴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

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人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二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瓜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

類也道衡兄温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鐘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脩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

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

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
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
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
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
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
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
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
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
軌以善忠於已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
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
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
軌事諡曰繆公子襄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
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起家丞相府墨
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
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
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
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
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

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
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
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
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
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竝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
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
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旣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
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
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
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
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
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
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
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
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
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
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
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又
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

魏孝武西遷封邵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
史尋拜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
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竝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
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
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
阼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
深文藻華瞻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
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
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諡曰理所著文筆三千餘卷
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
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
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
守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
宗人避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
覽文籍疎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
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
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
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
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

身材不劣何不縈裾數參吏部愷曰世胄躡高位英俊
沈下寮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
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
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
親善屬余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
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
與之抗禮懷雋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
豈復欲南乎愷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
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
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
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除鎮
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
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
吾屬今卽爲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愷言爲然竝
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愷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卽位拜中書侍
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
愷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臨器
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器

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微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澄各爲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澄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術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寔澄竝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卷中之二十六終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耆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

二十五

明元會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
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
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
赫連昌太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
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
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
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
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
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
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
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
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
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
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
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
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
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
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
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太將軍廣阿
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於

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
誘慰追捕遠近震蹙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
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人感受優復然舊人對逃者
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
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
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諡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
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
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
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
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
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竝進四年正月豹子進
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
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
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
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
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
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
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
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

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
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
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
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郡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
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
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
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
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
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
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
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宋
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
敕文擊之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環
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成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
免者千餘人而已旣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
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
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諡曰襄子道明襲
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
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掠澆河詔假
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

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會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大和元年宋葭蘆戍生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來年築賊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爲豫州

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諡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貴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諡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

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固會復攻城氏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爲固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固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澗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澗而走敕文先嚴兵於澗外拒關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眞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護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

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羅漢仁厚篤
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
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
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
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卽簡千餘人
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大武賜難當璽書
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林郎上
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嶮爲逆詔羅漢討禽之
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
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
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
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
仇池氏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項請援於羅
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賊衆退散
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
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氏羌叛逆其賊帥蚤廉苻忻等皆
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
在破之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
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
恬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

卒官諡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
諡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
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
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
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
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
焦墟曲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
俱進攸之等旣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
陳顯達領衆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
率衆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
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
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
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
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
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
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曰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
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
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

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滌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犄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鄆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鄆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榜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關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

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爲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旣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諡曰莊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

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關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竝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諡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
大人祖真柔玄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
幽州刺史諡口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
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
聞由是爲宗子除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
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閣將軍
康生應募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過飛
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
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
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
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
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
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
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卽
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
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竝敗退
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
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
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爲南青州刺史後
梁鄱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生能

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國尺有二寸箭
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
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
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
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
馬一匹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
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
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穆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
細御銀纏槩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
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

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
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
爲季龍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义同謀
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
軍侯剛女卽元义妹夫也义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
多宿禁內或迭出入义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
性麤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
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
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方士儻及於折旋每顧視太

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
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
嬪御在南河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
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
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
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干牛刀斫
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
處分遂爲義所執鑱於門下至曉義不出令侍中黃門
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
處絞刑義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秦難怨死從
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
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
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義意旨過
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
刑康生又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
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
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
行臺義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
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
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莫瀛滄三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饑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一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死葉榘鄧九江鍾離之間

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閭將軍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

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兵永平
中追其前勲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
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
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
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
山過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寅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
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
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
者莫不推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

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卽止王肅弟
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
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
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
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撻撻過度軍士頗
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爲荊州刺史常縛藁爲人
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
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
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
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

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
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醜
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
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
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
眼之死也醜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
謂醜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醜
生等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
而宿夜二更醜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
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醜生曰天下豈

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
挾以叛荆人畏醜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
壯聞仕齊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爲
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
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
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恬然無敢爲患永平中
轉幽州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
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
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鞘削銳

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組貫連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旣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

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賊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宮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蹙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鑠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

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
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
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
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
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陀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耻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聞平其數
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
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
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
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爲兼統
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
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
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
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鎮西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果反
於青州叔仁爲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平三年
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

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寧覺見殺叔仁所用之
槩長大異於常槩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
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
一戰之利僥倖斃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
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
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
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北史卷三十七終

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裴駿

從孫敬憲
從弟安祖

莊伯

裴廷儁

裴佗

子讓之
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相農太
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
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

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
聞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屬鄉豪奔
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
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
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
宋使明僧暲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
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諡曰康子脩字元寄
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
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諡
曰恭伯宣武侍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

一弟二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
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
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
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
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
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駟自陳
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
出爲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戎主蠻會田朴特地居要險
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
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爲表裏聲援郢州獲

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
中爲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諡曰貞
烈無子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
兄以孝友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
爲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
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
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
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耐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彼傷
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
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
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
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實曰吾本無當
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効不光國可以言歸矣
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
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諡
曰定尋改爲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
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
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
第除大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

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
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
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
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
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
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
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
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
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爲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
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
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疾卒
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
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竝無子所著詞藻
莫爲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
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
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
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
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

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
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
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
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
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
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
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
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
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
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
孫也曾祖裔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
雍州刺史諡曰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
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
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
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
武卽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
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
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
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

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竭廣袤三十里
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
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
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脩起學校禮
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
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
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
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
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竝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
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
射延雋從叔愛醜桃弓竝見稱於鄉里子夙字買興沈
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
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毓昇之鑒鑒字道
徽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
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爲齊帥奏舍
人孝昭崩魏收議爲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
後亦不肯爲恭烈之諡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
豫先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
爲孝昭因此忤旨出爲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

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爲散騎侍郎尋爲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卽位爲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爲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爲健婦夫牛延雋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等反回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遠振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爲衛大將軍大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諡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竝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

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聚大潰徵赴都
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兗徒轉盛
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
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
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感來歸業爾朱榮之死
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
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
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成有恩紀
在郡日逢歲饑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
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
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延雋從祖弟仲規少
好經史頗有志節歲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
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
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
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
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
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
免父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
沒贈河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

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旣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潭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

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諡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諡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雋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雋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雋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諡曰簡二子景鸞景鴻竝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瑞齊行臺

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
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果神符而神夢
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大常卿
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
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
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
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
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
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
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繼負至者千餘家
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期祔
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
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
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
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
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
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

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
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
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
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
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
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
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
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
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
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
引容儀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
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
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侍郎
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
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
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
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
脅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
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
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

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
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
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
學釋褐大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
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
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
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
和弟齊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
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
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
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
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
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
曹郎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
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
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
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爲忘年友昭
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
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
所預代下日爲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字

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辟爲參
軍掌書記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
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
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
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竝爲
齊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
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訥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
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
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
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
調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
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
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陽晉王廣令
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
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
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儻帥王仲宣逼廣州遣
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
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

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倖
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
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頴楊素曰
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
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
聞喜縣公資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
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卽宇文氏女由是數爲
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
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
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
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
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
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
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
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
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
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
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
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曠
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

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
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
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
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
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
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
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
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
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
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
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
所疑卽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
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
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
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
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
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有
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
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
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

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跋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竝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竝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感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幸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

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
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
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
拓地數千里竝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
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
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
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
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
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
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
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于
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
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
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縣遠所以
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
令反閒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
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
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
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
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

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
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
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
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
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
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
領武貴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
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
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
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
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陸
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
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
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
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
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
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
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
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
卽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

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
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
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
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
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
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
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
京師按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
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
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

關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
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
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
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
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
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
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
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
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
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

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隨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

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

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
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
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義宗親吉凶多
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
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
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
職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襄中卽本郡
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
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
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
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
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墮亮三
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
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灣下
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
洩雨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
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
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

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劔閣破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諡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

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
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
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沒撫諸弟以篤友聞榮
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
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爲
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
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
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
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

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
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而遂出子爽卒以
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
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
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頽
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僞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
侯景狡獪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
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
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
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

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
解鑠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
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
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
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
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卽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
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
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求業相對求業有計謀多
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

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剋之天和三年除温州刺
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脩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
沔州旣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
之方屆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楊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
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
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
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
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
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
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瞻斷割如流相府爲

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與
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
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
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
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
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
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
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
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疢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
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

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
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
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
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
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
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
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
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

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
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
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
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
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
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
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
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
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
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固
歎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日至關右日慎一日
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
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
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
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
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
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
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
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
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

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

伯鳳世彥時竝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竝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暲鄧城守張建竝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暲曰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鄧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暲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

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
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
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
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
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
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
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曰
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
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
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並
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
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
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
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
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
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
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
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

淮南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千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潁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潁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竝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漳江之浦有子尚賢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

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
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
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
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
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
爲司錄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
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
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
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
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
三年遷絳州刺史遂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
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
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
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
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文舉早
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
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
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囑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
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樞西歸竟

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曹嗣
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
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
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
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
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
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
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

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
之衆咸怒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
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
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
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
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
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
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
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
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

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
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
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
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
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
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
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
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
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
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

童兒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
美延雋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
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脩身勵行觀
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
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
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
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王門關右
騷然頗亦知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
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

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
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
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
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拜顯級竟而蹈
履非所身名墮壞時也

堯史卷三十八終

